

## 第十二回 占春魁權奸妒事 封列侯仙丈傳情

詞云：

春信梅花隴頭，杏園龍虎名流。瓊林錦隊任他遊，好風流。征蠻不用將軍力，功成奏凱封侯。紫衣威武興悠悠，近天樓。

右調《杏園芳》

話說英娘看了夢雲之詩，不勝驚疑。夢雲見英娘觀詩改色，知有情由，遂道：“賢妹看了奴家之詩，不發一言，可是不中賢妹之意麼？”英娘道：“姐姐的詩卻清新，不知可是姐姐之作？”夢雲笑道：“賢妹又來取笑了，難道奴家抄錄他人的不成？”英娘道：“不然。這詩小妹曾見過來，又不知那人竊姐姐之詩，還是姐姐抄他人之詩來作戲小妹？”夢雲見英娘言語離奇，笑道：“諒非人竊奴家之句，是我抄錄他人之詩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在哪裏所見？可與小妹實言。”夢雲笑道：“賢妹從何處而見，我即從此而竊。”英娘聞言，自覺心虛，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。夢雲見英娘光景，是王生帕上之人無疑矣，遂道：“賢妹之事，不用藏頭露尾，現有憑據在此，望細言衷曲，以釋其疑。”英娘見夢雲話有來歷，遂道：“說話好沒來由，我有甚麼憑據在你處？可取出來看。”夢雲笑道：“賢妹不要著忙，待我取出來你看。”遂在衣箱取出綾帕，擲與英娘道：“這是何物？”英娘拾來一看，是贈王郎之物，怎生得到他手？好不奇怪！王郎真為負心男子！當時抵口，遂向夢雲道：“小妹之事，少不得也要陳說。但不知此帕姐姐從何處得來的？”夢雲道：“賢妹送與何人，我從何人而得。”英娘笑道：“若說起此帕根由事長。”遂將王雲上山，自己下山，贈帕原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夢雲聞言，暗想王雲的心性，始知英娘不是楊凌之女，遂向英娘道：“適纔所見玉魚，可是王生贈與賢妹的？奴家眼力原不錯。”英娘笑道：“姐姐眼力卻好，但是玉魚如何得到王生之手？可見姐姐之事更比小妹又奇。”夢雲歎道：“賢妹之遇王生，見面交談，兩情共曉，怎似奴之鏡花水月！”遂將上項之事也說了一遍，英娘方得釋然，知王雲先有夢雲，後纔及己，他二人纔知細底，更加親密，每每尋花覓句，互相酬答。

一日，夢雲成《秋閨》回文詩一首，請教英娘。詩道：

清清冷露潤窗紗，小院愁雲伴月斜。  
鳴雁空聞常怨曉，喚規遠聽靜憂家。  
聲敲雅竹摧梧落，雨灑文蕉傍菊華。  
情有閨香花有色，平秋卷繡自咨嗟。

英娘吟玩，欽羨不已。夢雲道：“奴家拙作，不及賢妹之佳章。若然賢妹不棄，亦請教一律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珠玉在前，小妹作來恐為貽笑。”夢雲道：“賢妹錦心繡口，還要相謙。”英娘遂不再辭，握筆也題成回文一律。夢雲看道：

沉沉月上樹林秋，白露連雲護翠樓。  
音助亂蛩憐夜靜，響聞殘杵和更籌。  
琴挑怨室蘭存調，笛弄閑房花韻悠。  
深漠銀河星寂寂，金風拂動桂枝幽。

夢雲看完稱羨道：“賢妹之佳作，其超凡入聖，雖千古亦無雙矣，今奴自愧然。”英娘道：“小妹無學之句，何勞姐姐過獎。”夢雲道：“可將二詩錄於一箋，取去與年伯筆削。”英娘道：“有理。”遂就錄在一張錦箋上，二人一同至外廂，卻楊凌在書房出來遇見，英娘道：“纔孩兒同吳家姐姐偶成俚言二律，送來與爹爹改削。”楊凌接過細細吟哦，道：“清新閨閣之句，工巧悉敵。不料我府中倒藏雙秀，何男子中反無才士。”夫人出來問道：“相公在此與二女講甚麼？”楊凌道：“英娘同吳侄女有詩送與老夫看，我言才美佳人。府中倒藏二秀，世間反無真正才子，我想英娘雖許王生，蹤跡不聞，就是吳侄女也還未曾受聘。二女俱已成人，待明春試期之後，老夫用心選二少年才子，完結二女之姻緣，未為不可，就是吳年兄日後知之，諒不見責。”夢雲、英娘二人聞言喫驚。不料這英娘素有膽量，事到臨頭，也不得不言，遂道：“孩兒輩爹爹美意，但是孩兒姻訂王生，終身不改。況且王生當年名列榜上，明春必至京中，那時訪著則可了孩兒之終身也。還有一樁奇事，爹爹與母親卻不知道。”楊凌驚問道：“有何奇事？可細細說來。”英娘道：“孩兒前日與吳姐姐敘及，不期吳姐姐在家時也曾受過王生之聘，此非世間之奇事？”楊凌驚奇道：“哪有這樣事！未必是真。”英娘道：“孩兒豈有造言之理。”楊凌見夢雲垂首無言，已知二女同心，遂道：“孩兒所言，老夫盡知，務必周全才子佳人，安肯草草？待明春試期，細訪王生下落。祇是臧瑛父子行此不端之事，至今未曾動他一本，因見聖上寵愛，恐生禍端。老夫心中隱忿，務要上他一本纔好。”夢雲聞言道：“承年伯與侄女抱此不平之恨，恐一旦事及，未免又費年伯的脣舌，不如緩圖的好。”楊凌聞夢雲之言，點首道：“侄女之論亦為有理。”就此停止不題。

且說王雲自從南下到江西南昌縣寓下，緝訪夢雲，哪裏有個消息，不過書生一片癡情，時刻想念著夢雲、山寨中的英娘。卻說王雲一日又去尋消問息，信步行來，見一個小小的酒肆，止步細觀。卻說這開酒肆的主人是誰？姓顧名瑕，卻是一位貢生，其年選了浙省教授，帶領家眷赴任，不料過湖遇風暴覆舟，妻子李氏、幼女彩姑被浪打入蘆葦得活性命，顧瑕打流他處，遇人救起。所以他母女沿途乞化回家，後顧瑕亦到家中，知機而退，故此棄官，就了這生理。這顧瑕走向店中，見一少年眼不轉一轉朝裏相人物，又生得清秀，遂向王雲拱手道：“兄請裏面坐。”王雲正欲尋一個潔淨寓處，即忙步入。顧瑕道：“兄的語音不像是敝處人。”王雲答道：“小生乃姑蘇人氏，因春闈不第而歸。為原聘荆妻被盜劫去，小生要緝訪個下落，能得一個潔淨下處纔便。”顧瑕道：“兄乃當世才士，老夫多有失敬。”王雲見顧瑕話有來歷，遂問道：“老翁尊姓大名？”顧瑕道：“老夫姓顧名瑕，幼年曾習儒業，進學之後不能上進，就挨貢得浙省教授，因赴任遭風浪覆舟，幸得保全性命，故此棄卻仕途，就此賤業。去歲有吳太師的令愛被盜劫去，原來就是兄的原聘。府、縣官為此已壞，總難緝捕。”王雲聞得顧瑕棄儒就賈，口稱“老先生”，從新行禮：“晚生不知是師輩，多有得罪。”顧瑕道：“老夫還未曾請教兄尊姓貴表。”王雲道：“晚生姓王名雲，表字清霓。因荆妻遭盜劫去，目今欲覓一相宜寓所，敢望老伯指引。”顧瑕道：“兄欲尋寓處，就是舍下蛙居，不堪留客，王兄若不棄嫌，就在舍間草榻可否？”王雲聞言喜道：“雖承老伯見愛，但是驀路相逢，怎好輕造？”顧瑕道：“人生何處不相逢。”遂叫家人同錦芳去搬了行李過來，安排一靜室與王雲下榻，自此王雲就在顧瑕家住下。

卻說顧瑕夫妻所生一子一女，其子已習生理，其女年已十九，名喚彩姑，生的貌相也有些姿色。

情留意。王雲也不當見一女子，雖不稱國色，也超脂粉之類，時時偷看半面，或觀全身，諒是東君之女，細相面貌好像當年虎丘唱曲之女。疑心不解，甚為奇異，觀此動靜，亦是個有情的腔調。奈小生癡情於佳人，無瑕及此，一夕，王雲正獨坐癡想，祇聽得輕叩雙扉，王雲就問是何人叩門，外面唯唯應道：“是奴家。”王雲奇道：“這是女子聲音。夤夜至此，必有他故。”遂開門看時，卻是一女子閃進，及細看時，就是東君之女。但見他：

面帶三分色，含情裊娜來。青絲挽就俏身材，淡妝一天豐韻，笑顏開。

調寄《碧窗紗》

王雲見其女進來，燈光之下，看著也還生得體態，遂道：“小娘子夤夜到此，有何見教？”彩姑含羞答道：“奴非為淫奔而至，因窺郎君才貌，日後必成大器。郎君若不棄寒微，賤妾願侍箕帚，以終身一訂，故此驚動。”王雲笑道：“是蒙小娘子見愛，小生奈何舍下已聘過荆妻，怎好停妻再娶？小娘子請自便，休責小生是幸。”彩姑道：“郎君不必瞞妾，郎君來此為何？倘日後吳小姐復出，奴家願作小星，望君憐之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看小娘子的儀容，宛如當年在虎丘唱曲的女子。”彩姑笑道：“郎君好眼力也，是因從家君赴任覆舟，父女飄零，真是宦途之苦，祇得乞化歸來。”王雲道：“果然不出小生之眼。”王雲被彩姑說得心軟了，暗自轉道：“莫若權且允下，日後再圖別計。”遂道：“雖承小娘子相愛，也祇好再擇吉期。”彩姑見王雲已允姻事，滿心歡喜，另有一番溫存，道：“承郎君不棄，始此一言為定。郎君勿以妾為路柳相棄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豈是這等無情之輩。”說罷，彩姑相辭王雲回房去訖。自此王雲在寓無聊，幸得彩姑送茶送水，加意周致，故此王雲也無歸念，時常錦芳來勸相公回家，王雲也不入耳。

一日，想起夢雲無信，正欲打點回家，忽然聽得新任知縣是張蘭，王雲甚喜，遂又住下。候了幾日，果是張蘭到任，請他公事已畢，王雲帶了錦芳竟到衙前。錦芳去投了名帖，張蘭見帖，遂請入私衙相見。他二人見了，笑容滿面，相見禮畢，分賓主坐下。王雲道：“長兄榮任，可喜可賀。”張蘭道：“豈敢。清覯兄久已南下，為何羈留於此？”王雲道：“不瞞長兄說，是情之所使。有吳小姐乃在貴治地方失去的，故此癡心在這裏緝訪，並無消息。”張蘭道：“兄可是真正癡情，一世聰明，何被一女子所牽？”王雲無所答，張蘭又問道：“兄在此行止若何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不然前日就回蘇了，聞得長兄榮任於此，故爾停留一候。今會過長兄，明早就要行矣。”張蘭道：“據弟之愚見，兄也不必回府，就在敝治中讀書，再有二載，又是試期。一動不如一靜，省得途中跋涉，小弟朝夕又得聆大教，豈非兩便？”王雲聞言，細思有理，當下依允。張蘭遂差人去取行李，王雲就寓在張蘭任所，凡有不決之事，就和王雲商議，治民也還清廉，百姓俱也感戴。

王雲時常到顧家與顧瑕閑敘。顧瑕心中欲得王雲為婿，意思雖有，未曾言及。就與彩姑同室交談，顧瑕竟不在意，此亦是憐才欲婿之心。一日，王雲在署中，正值仲春天氣，偶然散步到後園一小室中閑坐，祇見壁上貼一幅楷書舊字，及起身去看，卻是《春閨曲》，倒也做得好，不知是何人所作。就吟哦了幾遍，觸動了自己的愁情，想起兩個美人皆成畫餅，一腔愁悶，弔起他的曲興大發，遂取筆硯，也作《春閨詞》九闕，坐下細細的推敲了，纔錄在錦箋上，其曲道：

〔步步嬌〕春院花庭緣把愁神遣，朝怨霞桃面，情分憂萬千。滿目繁華總是增人怨，悠悠倦倚欄，惱堤前飛絮隨風串。

〔醉扶歸〕背書窗，斜倚低枝，倦玩梅花，難將意馬拴。艷嬌紅，恨這浪蝶粉簾兒動，紫燕銜情轉。鸞音未聽，渴心潛，雨風妒染柔枝蹇。

〔玉嬌枝〕時光易去，愛三春，愁聽比鴿，恨雙雙花底鶯和燕，怎教人不妒情憐。粉蝶穿花，慣入燦花妍，卻不道寒窗靜裏想思現。說不盡風光萬千，寄不盡情思萬千。

〔江兒水〕瞬息風雲志，青燈誤少年，往花溪妒盡春容面。月沉沉暗裏嫦娥殿，馥紛紛香惹芝蘭羨。愁聽竹窗蕭卷，芍藥欄前，卻沒個人兒見。

〔好姐姐〕一年和韶光先顯，明艷艷紗廚愁遣。想琴書可憐，吹簫誰弄，學空成樂，香魂花影難尋見，齋寄春詞綽約篇。

〔月上海棠〕最可憐花隨嫩柳青青綠，翠戶中香散滿壁馨煙，霎時間翠減香消，斷卻了生前夙緣。儒客另怨書篇，愁見瑞氣連連。

〔玉芙蓉〕想思步院前，憶昔劉阮杏林邊，霞雲常護芳鮮。或黃鵬對對銜殘片，銀樣花毬賽月圓，身消遣。厭的是更殘和夕晚，好一派晴光霽曉未留全。

〔園林好〕草萋萋皇孫過轉綠陰邊，沉沉暗泉一任魚書未傳，零落了茜紅顏，又是荼蘼開遍。

〔清江引〕光陰迅速多緣蹇，不覺春將盡，淒然行雨煙。露罩殘紅面，憶天涯媚名花開去已遠。

王雲又吟哦了一遍。貼於壁上，復再看玩之間，張蘭退堂進來，不見王雲，就尋到後園來，祇見王雲在小室中，遂問道：“清覯兄獨自一人在此看甚麼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偶然步來，見壁上有《春閨曲》一調甚雅，弟今湊成《春詞》九闕，望長兄改正。”張蘭向前細細就吟玩一番道：“句句春景，字字相思，真出清才之手。”

二人談論之間，家人擺下酒餚，就此對飲。王雲問道：“秀芝兄有幾位令郎了！”張蘭道：“慚愧，小弟尚未有子。前歲又值寒荊亡故，因在京應試，未曾與兄言及。”王雲驚道：“已應前番道人之言矣。”張蘭道：“果應此言。”王雲道：“如此說來，長兄與小弟一樣風流。”張蘭笑道：“卻又來。”王雲遂轉到彩姑身上：“莫若說與他續弦也罷。”張蘭見王雲若有所思，遂問道：“清覯兄有何事不決？可與弟言之。”王雲笑道：“小弟所思非別，要與兄作伐。”張蘭呵呵笑道：“兄已事參差，還與別人做媒。”王雲正色道：“弟非戲言，實是本城中有一淑女，正在妙齡。”張蘭道：“兄乃客寓於此，何以就知人家宅眷？弟難取信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於別家其實不知，所曉者是弟作寓之家，主人姓顧名瑕，曾授浙江教授。有一女名喚彩姑，今春年交二十。他本屬意於弟，弟曾權允過，兄若不嫌寒微，弟當與兄玉成其事。”張蘭道：“小弟焉敢割兄之愛？此是斷乎使不得！”王雲道：“長兄不必多慮，弟若安心為己，豈肯與兄言及？”張蘭纔相信應承。

次日，王雲著人到顧瑕家求親，說：“留寓府上的王相公著我們來相求令愛之婚，老相公若允，可發一庚帖去。”顧瑕夫婦聞言，喜之不勝，遂發了庚帖與來人。彩姑聞知，歡喜無及。王雲見要了庚帖來，接著來與張蘭商議擇吉下聘。不幾日就親迎，一面吩咐衙役，各事齊備。到了吉期，派縣官的職事去迎娶彩姑，顧瑕亦備妝奩送去，這日迎娶好不熱鬧。將彩姑娶到衙中，出轎同張蘭參拜天地後，入洞房交拜，多少紳衿俱來賀喜，當夜王雲吩咐丫鬟，候老爺進房，可將燈盞徹在外廂，眾丫鬟領命行事。是夜張蘭與彩姑結親，疑與王雲有染，誰知竟是處子。彩姑認是王雲，一夜的恩愛難盡於言。次早夫妻起身，張蘭見新人相美，歡喜不盡。彩姑見張蘭不是王雲，好生煩惱。張蘭已知其意，遂道：“夫人不必煩惱，下官就是本縣正堂。因前歲喪偶，與王兄談及，後王兄言與夫人之事，



他已聘有二妻，不忍將夫人作妾，故此作成下官。”彩姑見張蘭也是一表非俗，已居縣令，自己就是一位夫人，心上也就罷了。少頃，請王雲來相見，彩姑道：“不該與你這負義之人相見。”王雲道：“嫂嫂恭喜。”彩姑不答而入。王雲就到顧家說明此事，顧瑕見女兒嫁了縣令父母官，無有不喜之理。張蘭又到顧府謝親赴宴。後來張蘭也知彩姑就是虎丘唱曲的女子，不勝奇異。

話說王雲在張蘭任上住著，哪知光陰荏苒，又經兩載。日日所念者不過兩個美人，哪裏有志於功名。一日，張蘭到書房中閑敘，向王雲道：“清覓兄，明春試期不可錯過，目下已是仲冬，正該餞行了。明日與兄餞行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實是無意於此。今承兄美意，勉力也要去走走。”張蘭道：“兄正在妙齡，何出此敗興之言。”次日王雲命錦芳收拾了行囊，張蘭備酒餞別，又送程儀。王雲謝別了張蘭，主僕望京進發。

不題在路的風景。一日，到了京中，仍舊舊處讀書。一日閑步街坊，正遇萬鶴、錢祿二人，各各相見，敘了一番寒溫。萬鶴道：“清覓兄一向還在京，是在哪裏？小弟去歲秋榜同錢兄僥幸得中，在京訪問兄，竟不知下落。今日方得相會，少解心懷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兄垂念。小弟自不第之後，被秀芝兄留在任上，盤桓兩載，是去冬纔到京中。”萬鶴道：“兄原來在秀芝兄任上。弟去歲在江西經過，欲到秀芝兄任上候他，又恐打攪，故此終止。”王雲道：“這個何妨。飛仙兄去歲幾時北上的？怎生遇著錢兄同來？”萬鶴道：“去年六月中起程的。府上老僕甚好，常來問長兄信息。錢兄是在京相會的。”王雲問錢祿道：“何兄因甚不來應試？”錢祿道：“瑞麟兄去歲偶染小恙，故未上京。”王雲道：“二兄可將行李移來舊寓，同伴何如？”二人道：“極妙。”遂叫家人搬取行李，三人遂同來寓，正走之間，見一人昂昂然，頭戴軟巾，身穿華服，左右相從二人，在前搖搖擺擺而來。他三人定睛細看時，卻是臧新。迴避不及，祇得向前相見。臧新道：“兄們幾時到京的？也不來我府中走走。”王雲聞言甚厭他，道：“弟等一介寒儒，怎敢登府！”臧新道：“王兄何出此言？”王雲不答，遂促二人揚揚而去。臧新大怒道：“王雲這小畜生，如此無禮！見了我臧大爺這般模樣，明日教他曉得我的手段！”這兩個幫閑的白從、刁奉道：“王雲也曾與大爺相交過，今日見了怎麼就欺大爺？其情可惡。明日致意老爺，尋他個風流罪過纔好。”臧新道：“有理。”遂去遊玩不題。

卻說王雲等三人同到下處，談論臧新不端，逐日論文究學。不幾日，已是試期。三人唱名入場。三場已畢，揭曉之日，三人同去看榜，王雲就高高中了第一名會員。本來王雲該在下科取中，因他在江西有彩姑陰德，所以今科得中。萬鶴中第五名亞魁，錢祿中在第十五名。幸喜三人俱已在榜，各相道喜，同回寓中打發報子，好不興頭。錢、萬二人自多歡喜，惟有王雲想起夢雲，美中不足。到得三月初旬殿試，王雲殿了鼎甲第三名探花，入詞林供編修職；萬鶴二甲，傳臚入詞林編修職，仍留內閣聽用；錢祿三甲八名，在京候選。其餘進士各各點畢，俱謝恩。欽賜御酒，金花遊街，赴瓊林宴。合京男女多人來看。房師就是楊凌，自去與夢雲、英娘說知：“王雲是我房中人，今中探花。”二女聞言滿心歡喜，其日遊街，夢雲、英娘出來窺看，見王雲第三名，高坐馬上，二人暗喜不題。

眾進士遊街之後，各去參主考，謝房師，忙個不了。卻說臧新也入場考，亦是楊凌房中，頭場就貼了出來，臧新倒不在意，臧瑛心中大有不悅，道：“不中我孩兒倒也罷了，不該頭場就貼出來，掃我之面！”遂怪主考並房官楊凌，少不得奈何他門生。正怒之間，門吏來報道：“新科探花王老爺來拜老爺。”臧瑛命請進，王雲步進府門，臧瑛降階迎進廳上。王雲道：“老大人請上，小侄有一拜。”臧瑛道：“賢契乃皇家新貴人，就是常禮。”王雲道：“從命了。”揖罷，臧瑛奉坐，王雲道：“老大人在上，小侄焉敢坐？”臧瑛道：“哪有不坐之理。”王雲告座在下，打躬道：“老大人齒德兼崇，朝中元老，小侄初進仕途，全仗老大人青目。”臧瑛見王雲少年英俊，自己兒子不如，倒不怪己子為非，心中反忌王雲，答道：“老夫年邁無能，怎比得賢契英英梁棟。”正談之間，報道九卿議事，來請臧瑛，王雲遂就告別。

且說臧新自從遇見王雲之後，懷恨在心，無機可乘。那日王雲來拜他父親，見王雲又中了探花，更加氣他不過，要在父親面前說些是非，做弄王雲。少頃臧瑛議事回來，見臧新面有怒色，因問道：“我兒為何不悅？”臧新道：“怎耐王雲那小畜生可惡之極，孩兒在浙曾有一面之交，前日街坊相遇，孩兒與作揖，他竟佯佯不睬而去。”臧瑛道：“有這事！後來便怎麼樣？”臧新道：“今日來拜爹爹，又不知為何在門外道：‘我乃皇家新貴客’，道爹爹一個兵部官兒，不能奈何他。”臧瑛聞言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小畜生，如此無禮！你說是新探花，奈何你不得，少不得叫你認得我這兵部官兒！”臧瑛正惱楊凌，要奈何他門生，就有這樣湊機緣的事出來。

不說臧瑛父子要害王雲，卻說滕武在山寨中兵精糧足，拜陳洪為軍師，擇吉揮兵下山，封呂安為先鋒，戰將是李益、張威、孫虎、畢先等眾，其餘副將有三十餘員，飛擁馬步軍兵二萬，滔滔下山，擄掠民財，攻打城池，竟為無敵。浙江督撫提兵來除剿，屢次敗回。告急文書雪片來京，兵部臧瑛上本奏聞聖上，聖旨批下“著兵部保舉大將奏奪施行”。臧瑛領旨謝恩，心中喜道：“王雲這小畜生無禮，此舉薦他，斷送他的殘生，方消我氣。”主意已定，次早上朝，一本特荐新科探花王雲文武全才，深通韜略，望陛下著行。聖上聞奏，龍顏大悅，即詔王雲上殿。王雲俯伏，聖上諭道：“臧卿保奏卿有文武之才，當與朕出力。今敕封汝為平南大將軍之職。”又賜劍印與王雲，聖旨道：“凡在朝兵將，任卿點用。”王雲奏道：“臣乃一介書生，未習戰策，恐誤國家大事。望陛下另擇大將前去剿除賊寇，方不辱君命。”聖上道：“臧卿舉荐無差，卿家不得過辭。”王雲諒不能卻，祇得謝恩。楊凌在班中間知，喫驚不小，道：“王雲乃是一個書生，怎能臨陣督軍？此舉自然王雲有不到處，故此臧瑛明薦暗害。家中現有二女相待，倘有不測，如何是好？”遂出班啟奏道：“臣兵科給事楊凌冒瀆天顏。”聖上道：“卿家有何奏章？”楊凌道：“兵部臧瑛保奏王雲除寇，恐誤國家大事！王雲乃一介書生，焉知戰策？臧瑛

祇知公報私仇，望陛下聽裁。”聖上聞奏遲疑，臧瑛出班奏道：“陛下不可聽楊凌之言。王雲已經情願謝恩，何得楊凌反加阻當？其中必有隱情，望陛下鑒察。”聖上道：“楊凌所奏不准，王雲刻日點軍起程無誤。”王雲出朝，楊凌會著，道：“賢契，此事干係非小，如何就領旨？莫非賢契胸中自有甲兵麼？”王雲道：“門生此舉，非人力能回也，待天命而已。若違聖意，恐觸其怒。幸得聖旨許在朝兵將，任門生點用。”楊凌道：“但願賢契馬到成功。祇是到教場點將時，可將臧瑛之子要在軍前聽用，以做防備。”王雲道：“承老師指教。”遂辭別楊凌，欲往教場，又見錢、萬二人來道：“適聞弟聞臧瑛保奏兄征南，兄可能去得？”王雲道：“聖意如此，不能挽回，又承二兄可念。”

王雲有公事在身，不敢耽遲，遂辭別二人，往教場中傳令，著在京將佐，一應軍兵俱到演武廳前聽點。眾兵將聞知有令，不敢怠慢，流水齊集，王雲遂選精壯兵馬五萬，老弱者不用，大將三十員，其時李貴、金聖俱考職在京，王雲亦令軍前效用。點畢，禮於教場，遂出告示，張掛轅門，眾將俱來看道：

欽點新科探花翰林院編修特封平南大將軍王，為禁約事。近聞草寇滕武猖獗，侵犯江南，劫擄民財，至今未除。恐為後患，聖上特點本院剿除賊寇，以靜地方。奈雲幼習書文，恐安邦不足，凡在軍將佐，不得袖手旁觀，隱謀無限，取罪無寬。蓋聞兵貴神速，取勝敵之良機；將知意變，奪銳氣之先謀。軍貴威嚴，不得懈怠；隊伍整齊，毋為自亂，犯者斬。聞鼓不進，鳴金不退者斬。遇敵不先，畏首退後者斬。搶掠民財，淫人妻女者斬。交頭接耳，洩漏軍機者斬。恃強凌弱，攪擾地方者斬。有慢軍令，擅闖轅門者斬。兵器不利，旗幟不鮮者斬。捏造妖言，惑亂軍心者斬。竊他人之功，以為己有者斬。自古軍令不得不嚴，各宜遵守，如違令者，罪在不赦。一概大小兵將，在營不端者，定照軍法施行。特此告示。

眾將看罷，不敢怠慢，各遵規矩，紛紛議論道：“他乃書文之士，倒傳兵法無差。”眾皆悅服。

次日五鼓，王雲升帳，眾將士上前打躬畢，王雲就傳令：“著殷奇——乃殷開山之玄孫——協同李貴為前部先鋒，帶領三千人馬即刻起程。”二人領命去訖。又令：“徐文帶領人馬一萬，副將八員，為前隊。”令“劉明帶領人馬一萬，副將八員為二隊，依次即刻起程。本院還要入朝面聖，後提後隊前進。”徐文、劉明二將領命，揮兵依次而去。王雲纔入朝面聖，至階山呼已畢，黃門唱道：“文武官員有事早奏，無事退班！”王雲出班奏道：“臣王雲蒙聖恩命往征南，軍中缺少一員謀劃之士。聞得兵部臧瑛之子臧新少年多謀，可著軍前效用，望陛下降旨。”聖上道：“昨日朕已有旨，任卿點用，何必又來啟奏。”王雲謝恩退朝。百官俱已朝散，惟臧瑛聞言膽落，暗想道：“王雲這小畜生與我作對，少不得送你一死，諒情不能挽回。”祇得回府，打發臧新到王雲軍營中來，又囑咐臧新道：“軍前不比尋常，須要小心。”

臧新辭別父親，竟來營中。王雲正欲要發令箭前去提他，祇見一位臧新已走進轅門——所以宦家子弟哪知軍前之事——竟到帳前，也不跪下，也不打躬，朝上道：“老兄請了。”王雲喝道：“汝是何人？敢違吾軍令！”吩咐左右拿下，一聲號令，鷹拿燕捉，將臧新綁下。臧新嚷道：“你們不要放肆，何得將我兵部公子擅自綁了？”王雲道：“你既是臧新，就該報名傳入，何得擅闖轅門，有違軍令？推出轅門斬首示眾！”左右遂將臧新推出欲斬，兩邊走過四將程濟、羅封、秦國聖、金聖，一齊上前跪下稟道：“啟上元帥，臧新擅闖轅門，理正軍法無疑。但今出軍黃道：若斬家人，於軍不利，求元帥暫赦臧新，以後將功贖罪。”王雲道：“既然諸位將軍代他求免，軍法焉有容情，死罪姑免，活罪無寬。與我責打四十，以戒眾心！”說猶未了，左右將臧新拖翻，二棍一換，打了四十，可憐打得皮開肉綻放起。王雲吩咐發在後軍聽用，臧新此時纔知軍法利害。王雲遂傳令拔營，揮師前進。正是：

號令一聲星斗落，將軍兵甲賽天神。

旌旗閃閃如團錦，劍戟森森似雪銀。

鼙鼓聲高流水急，龍幡影動落花塵。

肅然隊伍無嘶馬，繡粉兒郎出海麟。

王雲提大軍滔滔南下，不載程途。話說大軍未一月已抵京口，一路秋毫無犯。卻說先鋒殷奇同李貴領兵已到毘陵，打聽賊兵已入境內，攻打城池。太守孫仁堅守，是日打探得京兵到境，出郭迎接，殷奇將兵扎於城外，與太守孫仁相見。禮畢，遂問賊人來歷虛實。孫仁道：“賊兵到此已有數日，與他交戰幾陣，彼眾我寡，不能取勝。”正說話間，探子來報道：“賊兵蜂擁而來，勢不可當。”殷奇聽得敵兵逼近，遂即將人馬擺開，佈成陣勢。

卻說滕武起首下山，已經占據數縣，令著呂安來攻打毘陵，太守孫仁堅守，一時難下。其日又來攻打，不防京兵已至。兩陣對圓，賊將呂安討戰，李貴即忙出馬，但見賊將怎生打扮：

頭戴著黑油盔，身穿鎖子甲，雙舉長柄槌。坐下銀鬃高驢馬，貌惡神雄聲似雷。

右調《江南春》

李貴立著馬前罵道：“你這一伙賊徒！如此皇天後土，敢自造反，今日天兵已到，剿除山寨，踏破窩巢，一個個斬為碎粉！好好束手歸降，免得禍臨後悔！”呂安哪容分說，舞鎚來取李貴。李貴使槍急忙架迎，戰到有二十回合，李貴力怯，遂就敗下陣，哪知呂安馬快，趕上一鎚，正中李貴後心，翻身落馬。殷奇急出，已救不及，可憐一命已歸泉下。賊將呂安趁勢揮兵掩殺過來，官兵銳氣已失，不能抵敵。正在危急之際，祇見賊兵後陣已亂，殷奇諒是後隊官兵殺入，復轉身揮兵殺回，前後夾攻，賊兵大亂，死者大半，呂安亦死於亂軍之中，所剩一小半投降。徐文兵到毘陵，見有賊兵廝殺，遂揮一萬生力軍沖入賊兵後陣，所以得獲全勝。當下齊合兵一處，殷奇致謝徐文道：“小將已承將軍救應得全，但是李貴陣亡，如之奈何？”徐文道：“勝敗兵家之常事。”少頃劉明率二隊亦到，合營扎住，其議剿賊，所言李貴陣亡，劉明道：“將次元帥後隊亦好到也。”直到次日，王雲纔到，安營已畢，徐文、劉明、殷奇一千眾將來參見王雲，所呈交鋒之事，呈說李貴陣亡。王雲聞言，責殷奇道：“汝乃領正先鋒之職，李貴莫過副將，如何不相機而戰，遂至有失？若非徐文兵到，喪盡吾軍銳氣。本該加罪纔是，以後謹持，將功贖罪。”殷奇諾諾而退。王雲命記徐文第一功，又命將李貴屍骸買棺安葬不題。

卻說滕武大軍在宜興屯扎，有敗殘賊兵逃回，報與滕武道：“呂將軍全軍盡歿。”滕武大驚，忙與陳洪相議，陳洪即著軍士去打探領兵元帥是誰。探子得令前去，探來回報道：“啟上大王，小人探得領軍元帥是新科文探花王雲，統領雄兵五萬，勇將百員，威嚴之勢可吞江漢。”滕武聞言驚奇道：“王雲乃是一個儒生，何以能知軍旅，好生奇怪！”陳洪問道：“此人武藝如何？”滕武道：“不過是白面一書生，倒不在懼他武藝，所礙有些情分。”陳洪道：“大王欲成大業，哪裏重得交情！趕去一戰，可捉王雲，事亦可圖矣。”滕武聽了陳洪主意，打點交鋒不題。

卻說王雲提兵已至宜興，去城三十里，分三處安營，以防人來劫寨。遂又寫書一封，著金聖前去說滕武來降，是汝之功。金聖領命，輕騎竟往賊營。軍士報知滕武，遂請相見。禮畢，金聖將書遞與滕武道：“元帥致書，念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惜生靈塗炭之厄，特來勸汝卸甲歸降，以順天心。”滕武接過，拆書看道：

敕調新科探花翰林院編修特封平南大將軍王雲寄書於滕武將軍台下：

蓋聞識時務者呼為俊傑，知天命者稱為人傑。汝糾烏合之眾，哨聚山林，兵不雄，將不勇，糧不足，餉不廣，莫過擅行劫掠，侵犯城池，豈不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一旦天兵臨境，剿除山寨，玉石俱焚，生靈塗炭，悔之何及！本院惜念同鄉，不加兵刃，先書諭知，若識時務，作速卸甲歸降，保奏招安，以享聖主爵祿。如苦執迷不悟，致大兵剿除，身首難保。特此佈聞。

滕武看罷，沉吟良久道：“金將軍請回，多拜復王元帥，待將眾等齊集一議，再當奉復。”金聖遂回營來復王雲不題。

話說陳洪道：“大王，此事切莫招安，縱能保得萬全，不過受一小職，怎若自己稱孤道寡，獨據一方？況百千員強將勇，豈不



受制於他人，有負從前之志？”滕武聽了陳洪一片言辭，直入其耳，已備來朝廝殺。

卻說王雲聞金聖來言，已知不肯招安，遂差軍士前去探取賊營動靜，一面提兵前進。到次日，賊將來搦戰，探子來報與王雲。王雲傳令將人馬擺開，佈成陣勢，率眾將出陣，立於旗門之下。祇見賊兵多不滿二萬，不比北軍兵強馬壯。卻說滕武見兩軍相對，旗門開處，亦領賊將多人立馬陣前，見官兵驍勇，旗幟鮮明，行陣隊伍井井有條，先已心怯。王雲在馬上叫滕武答話，滕武在馬上欠身道：“元帥別來無恙？”王雲道：“滕武，汝食唐朝水土，不思安分守業，枉自造反，今日大兵剿汝，還不束手歸降，更待取罪麼？”滕武聞言怒道：“誰與我捉王雲？”言猶未畢，左有李蓋，右有畢先，二將飛馬直取王雲。王雲背後殷奇、羅封二將突出迎敵。這四人四騎渾然戰作一團，從辰至未，不分勝負。忽然賊陣中紛紛自亂，卻是王雲預先暗差徐文領步兵一千，密伏賊人之後，待交鋒之際，率眾殺出，故此賊陣大亂。兩處夾攻，將滕武圍在核心，真個象踏翻江海之勢，賊兵哪能抵敵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泛紅流。滕武等奮力殺出，去四十里下寨。王雲亦鳴金收兵，大獲全勝，重賞將士不題。

卻說滕武查點殘兵，賊眾祇有二千餘人，將員三四人，陳洪又死於亂軍之中，諒來不能復興，想王雲每處留情，斷不加害，莫若率眾歸降也罷。心意已決，遂問眾人道：“王元帥初欲招安，乃陳洪抗拒，今見此一陣失利，莫若歸順，爾眾何如？”眾將聽滕武意欲投降，齊聲道：“悉聽大王主裁。”滕武聽得眾口一詞，遂定了主意，寫好降書，協同眾人執縛了，跪於營門。納降軍士報入，王雲傳進帳前，命去其綁。滕武獻上降書，王雲看過，用好言安慰一番，遂命滕武引道：拔營直到山寨，當晚大兵屯於山寨。到次日，王雲命滕武收拾金帛糧草，給散於左近被劫之民，百姓感激不盡，遂將山寨放火焚了，一一停當。又問滕武道：“昔日有個英娘，如何不見？”滕武道：“英娘之事，至今不明。向原欲得元帥為婚，不期元帥堅持下山。之後又得一陳洪，倒有些才幹，是小將贅他為婿，將及成親之期，英娘竟投花園池中喪身。”王雲聞言，扑案大驚道：“有這等事！”心上十分悲傷，看著眾人，哪好落淚。又問：“英娘既死，樞葬於何處？”滕武道：“池通山澗，屍骸未獲。”王雲道：“還有侍女香珠何在？”滕武道：“香珠被小將勸問英娘之由，拷到第三日，又問，他說：‘小姐死與不死，還未可知。’說罷，這丫頭竟觸柱而亡。此女之屍已葬在山後。若依香珠臨死之言，小將猶疑英娘未死，亦不可料。”王雲聞香珠亦死，不勝傷感，雖疑英娘未死，亦是渺茫。遂起身，命滕武引至香珠墓所，見有題“義女香珠”的石碑，也自暗暗偷垂清淚，遂作七言絕一章，以弔香珠。詩云：

瓊兒為主赴幽冥，烈烈香魂不再生。

無限傷心無限恨，寄能泉下謝芳卿。

王雲題罷，遂著地方官建立碑亭於香珠墓所，一面傳令班師，各營將佐得令，大軍齊往京中進發，一路有大小官員迎接。正是：鞭敲金鐙響，齊唱凱歌聲。

不言王雲班師，卻說楊凌回府，與英娘、夢雲道及王雲征寇之事，說是王雲若還得勝回來，務必參臧瑛。夢雲聞言暗自驚傷，英娘就驚問道：“爹爹，王雲乃一柔弱書生，此去必喪賊人之手。”說罷淚下。楊凌道：“我兒不要心焦，諒情王雲此去無礙。幸得聖上不著兵部調撥人馬，命王雲自選。所帶人馬總是雄兵勇將，此去諒得成功，我兒不必掛心。”

不說二女憂心，且說臧瑛滿心欲害王雲，荐他剿賊，意在不宣：“撥些老弱之兵與他，想送他的性命。不期聖上令其自揀，卻選的是雄兵勇將，又將我孩兒要去軍前效用。聽說闖了他的轅門，被他捆打四十。倘若得勝回來，將我奈何，豈非反累己身，我明日早朝，上他一本，祇說王雲通同賊寇，不戰而反降賊，請聖上加兵除之。”主意已定，連夜修成奏章，次早竟上此一本。聖上閱過大怒，遂欲加兵。不期通政司抱本奏道：“陛下萬千之喜：王雲平寇大獲全勝，賊首投降，不日就奏凱回京。”臧瑛聞奏膽落，聖上道：“臧卿有奏章，言王雲已降賊人，朕正欲加兵問罪，焉有得勝之理？”楊凌出班奏道：“陛下不可聽信臧瑛，他圖公報私仇，陷害賢良。他子臧新現在軍中，若果降賊，即係同謀。”百官不服，俱奏臧瑛不是。聖上龍顏大怒道：“朕無辜負汝處，何得陷我忠良？”旨下命發大理寺勘問，待王雲班師，對明定奪，校尉立時拿下，百官謝恩退朝。

且說王雲大軍到京，聖上命百官迎接。王雲將人馬仍屯教場，到次日早朝，率眾將入朝面聖。聖上大悅道：“不料卿家文武全才，立此大功，真乃朕之股肱也。”王雲道：“臣有何能，乃是聖上洪福，眾將之功。”遂將賊首滕武歸降，眾將隨從一一奏明聖上。聖上道：“卿家征寇有功，加封平南侯，署理兵部尚書事，賜黃金彩緞。臧瑛冒奏誣君，理宜斬首。朕念荐賢有功，貶為庶民。滕武既肯故自新，封錦衣衛千戶之職。金聖加封京營把總，其餘眾將各加升賞。李貴盡王事陣亡，亦敕追封。臧新因父有過，隨征無功，賜回籍。”各各謝恩而出。

且說王雲遂任兵部尚書事，各官俱來賀喜，見王雲未妻，都來說親。王雲意在二美，所以一概謝絕。有錢、萬二人亦來恭賀，王雲迎入，揖畢坐下道：“長兄懷此韜略，建立奇功，弟等雖叨知契，哪裏知長兄武略超倫。”王雲道：“一則託二兄之庇，次賴眾將之功，弟有何能，敢勞過獎？”說罷遂留二人坐席，飲談至晚方散。

且說臧瑛後投得寵太監的門路，復任了工部尚書。

再說王雲日日公事碌碌，心上又掛念著英娘和夢雲，忖道：“既然知遇他二人，而今都付之流水，我王雲連一個也消受不起！雖然官居極品，心上為此之憂悶，終難得釋。”一日一日憂積已深，就成起病來，竟十分沉重，縱請太醫院調治，也難愈他心上的病，所以懶懶在床。有錢、萬二人是在署中主張，見服藥無效，心上也有著急的意思，祇是無法可施。

卻說英娘同夢雲聞得王雲得勝回朝，官居侯爵，喜歡不了，巴不得楊凌去說親纔好。楊凌見二女之意，已知其情。楊凌一日向夫人道：“我欲與二女完結，何奈王雲臥病，故此停止。”夢雲、英娘聞知王雲有病，亦各增愁悶不題。

卻說王雲臥病正在無法之際，一日來一道人，在府前道：“可傳與你家老爺，說我雲遊道人能治此病。”門役聞言，即忙通報。萬鶴命請入，引至王雲榻前，道人道：“看君之恙，乃七情所傷，非治心思，焉能得愈。可命退左右，老道有法。”王雲將頭一側，左右俱出，道人道：“君堂堂一男子，官居一品，一旦為女子情牽，豈不使天下人恥笑？勸君偕朝中縉紳之女，以免垂危之疾。”王雲道：“弟子不遇前緣，自甘終身不娶。”道人見王雲心堅，歎道：“真義丈夫也。”祇因道人這一救王雲，又教我向細辨真偽，堂前二美完姻，正是：

書生文武就，金殿早封侯。

意念英雲切，感病遇仙流。

畢竟道人怎生治好王雲之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